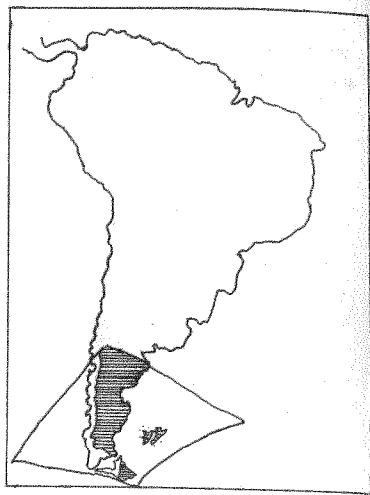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丸筆



子凡

擺首於無互四季風的伸展台上
展示新裝
噴射機只拋下一串白白的
譏笑，竟那樣曠古

想飛啊！把阿根廷海上
飛魚的嘲端到噴射機前
而隱隱約約腹瀉著
現實

啊！太公的線終也會斷
就越過四季去趕那白白的譏笑
只是 瀉得虛脫了
跌落在黑黑焦焦的核子試爆渣裡

以倫理新課本縫製的新衣
——罩著孱弱的骨架
在無互的四季風掩埋下
沾滿了腹瀉
破裂

牙之聲

也鳴



萬里長城的曲線
是
他的寫照
他的注解
是
日月星辰的明媚
為了歌誦他

陰陽乾坤的易理
是
他的組合
他的影子
是
行雲流水的挪移

石榴果蹦開笑臉

為了寫實他

貝兒給了筆墨靈感

人類的成長是他的責任
人類的審美是他的榮耀
幾世紀的潮進潮退
幾千年的雲來雲去
依然是道關卡命門
開啓了生之初 深鎖住禍之源
依然是位白衣女神
守住那一點一滴的精華 衡視那千頭萬緒的種種
詩人遺漏了他
傳記遺漏了他
無辜的像顆
奇埂峰下的遺石
菩提樹下的舍利
為了執著這股靈氣
不惜投胎
嚐盡了酸澀苦辣的人間滋味
扮足了喜怒哀樂的任何情種